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惲毓鼎
署籤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七十二

宋太祖建隆元年庚申至帝昺祥興二年
己卯凡十八帝十三世共三百二十年

太祖皇帝 帝姓趙氏名匡胤涿郡人父弘殷周檢校司徒岳州防禦使弘殷曾祖眺唐幽都令
既生焉唐御史中丞珽生敬深州刺史敬生弘殷母杜氏後唐

天成二年帝生於洛陽夾馬營赤光繞室異香經宿不散人謂之香孩兒營夾馬營在洛陽縣東北既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非常

人仕周從世宗征伐屢立大功事具前人望歸之及世宗殂恭帝立陳橋兵變事具前遂踐周位而有天下定國運以

火德王色尚赤臘用戊

乙未開寶八年是歲江南亡唯北漢至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乃亡續綱目依朱子綱目唐高祖武德七年例於宋用大書紀年今依之春二月曹彬大敗江南兵於秦淮見注

前進圍金陵 彬連破江南兵於白鷺洲在江甯縣西南江中新林港即新林浦注見前遣田欽祚潁州汝陰人攻溧水隋縣今屬江南府江

南統軍使李雄淮人一作張雄謂諸子曰吾必死於國難爾曹勉之父子八人皆沒於陳欽祚遂克溧水彬大軍進

次秦淮江南兵水陸十萬陳於城下時舟楫未具潘美率兵先赴遂涉水大軍隨之江南兵大敗馬軍都虞

候李漢瓊洛陽人率所部取巨艦實以葭葦因風縱火拔其城南水寨又拔關城守陣者爭遁溺死千計初陳張

洎為江南主謀請所在堅壁以老宋師江南主弗愛也日晏後苑引僧及道士誦經講易高談不恤政事軍書

告急非徐元楷等莫得通宋師駐城下累月江南主猶不知時兵事皆屬神衛統軍都指揮使皇甫繼勳繼勳

素貴驕初無死意但欲其主速降而口不敢發每與衆言輒云北軍強勁雖能敵之聞兵敗則喜曰吾固知其不勝也偏裨有募死士欲夜出邀宋師者繼勳必杖其背拘囚之一日江南主自出巡城見宋師列柵旌旗滿野知為左右所蔽始驚懼收繼勳付獄殺之皇甫繼勳暉之子

南唐後主 克於政事 觀曲流傳 庭相去無 幾宋師臨 城下猶然 不知戒嚴

方目謂經
講易高談
自若與梁
元帝講老
城中講老
子千載一
轍安煬
海實乃自
亡其國豈
得盡發為
氣驗哉

後漢書卷七十二

三月遼遣使來通好。先是遼涿州刺史耶律琮貽書宋知雄州孫全興請通好。全興以聞。帝命答書許之。至是遼遣使來結成。復遣人告北漢。以通好於宋。無妄侵伐。北漢主聞命慟哭。謀出兵攻遼。宣徽使馬峯固諫乃止。考宋史太祖紀開寶七年十一月命知雄州孫全興答契丹修好書八年三月契丹遣使格什古星什以書來講和七月遣太常丞呂端使契丹職官分紀所載略同是通和乃遼之意而遼史景宗紀則書宋遣使請和以涿州刺史耶律禪珠喇加侍中與宋議和復不書格什古星什之聘宋蓋諱之也至耶律琮作耶律禪珠喇二史所書之名又各不同 呂端字易直餘慶之弟 按格什古星什舊作克沙骨慎思禪珠喇舊作昌尤今並改正

夏四月吳越王俶取江南常州。俶既受宋命以沈承禮湖州烏程人權知軍務而自率兵五萬攻常州丞相沈虎

子一作沈倫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不聽進兵拔其關城又敗其軍於北界遣兵攻江陰梁縣今屬常州府宜興注見前皆下之遂拔常州江南主貽俶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

易地酬勳王亦大梁一布衣耳俶不答以書進帝優詔褒之

彗星見東方

秋七月辛未朔日食

遣使如遼

冬十月江南主使徐鉉來乞緩師不許江南都虞候劉澄以潤州降江南主危迫遣學士承旨徐鉉求緩師

鉉至言於帝曰李煜無罪陛下出兵無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帝曰爾謂父子為兩

五季國鎮
割據域內
如瓜剖
土割

南有溫一
海宇之志
如吳越納
土以保其
宗祀而又
庸暗寡識
不早為備
其敗亡固
有以自取
宋祖不容
許之語
其辭達大
度竟有與
漢高並駕
齊驅之概

家可乎。鉉不能對而還。踰月江南主復遣鉉乞緩師以全一邦之命。鉉見帝論辨不已。帝按劍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鉉惶恐辭歸。

曹彬將王明

字如晦大

名成安人

大破江南兵於皖口

注見前

獲其都虞候朱令贊

以上江兵入援。令贊眾號十五萬。自湖州

南唐縣今屬九江府都陽湖由此入江故名

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彬聞之。戰懼

都部署王明。密令人樹長木于洲渚間。若帆檣之狀。令贊望見。疑有伏。逗撓不敢進。明因移檄諸將犄角襲

之。及是令贊乘大航。建大將旗鼓。至皖口。明合步軍將劉遇

滄州清池人

急攻之。令贊勢促。因縱火拒戰。會北風

甚。火反及之。眾大潰。遂擒令贊。金陵獨恃此援。由是孤城愈危。感矣。

十一月。曹彬克金陵。江南主煜降。門下侍郎陳喬死之。彬遣人謂江南主曰：「事勢如此。所恃者一城生聚耳。

若能歸命策之上也。某日城必破。宜早為之所。」江南主不聽。一日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

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

彬即稱愈。又明日城陷。初陳喬張洎約同死社稷。然洎實無死志。至是喬徑入白江南主曰：「今日國亡。願加

顯戮。以謝國人。」江南主曰：「此乃歷數。卿死無益也。」喬曰：「縱不殺臣。臣何面目以見士人乎。」遂自經死。

勤政殿學士鍾

有朝服坐於家兵及門亦舉淚死之。鍾喬字德林豫章人。

江南主率臣僚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

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懷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治裝畢。遂與其

張洎教李煜不降義本近正既乃視顏受職而不辭則其當宋祖面責時抗詞以得死爲幸者正借以僥倖免死耳洎後詔附中稍揣摩干進直是險巧之流宋祖爾時蓋爲其所惑而不覺矣

宰相湯悅等四十五人赴汴京。彬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捷至。羣臣稱賀。帝泣曰。字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卹之。

丙子九年。十一月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元年

春正月。曹彬振旅還。詔賜李煜書。違命侯。

彬俘江南主李煜還汴。帝御明德門。以

煜嘗奉正朔。命勿宣露布。止令煜君臣白衣紗帽。至樓下待罪。詔並釋之。賜冠帶器幣鞍馬有差。授煜檢校

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子姓從官。皆錄用之。因赦天下。

帝責張洎曰。汝教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洎所草召上江援兵。臘丸書示之。洎謝曰。

書實臣所爲。犬吠非其主。此其一耳。他尙多。今得死臣之分也。帝奇之。以爲太子中允。

二月。以曹彬爲樞密使。初彬之伐江南也。帝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潘美預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

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帝謂曰。本授

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

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未幾。乃拜樞密使。

吳越王俶來朝。

帝謂吳越使者曰。元帥克毘陵。

今常州府治漢爲毘陵縣

有大功。踰平江南。可暫來與朕一相見。以慰延

想。卽當復還。朕三執玉帛以見上帝。豈食言乎。至是。俶與妻孫氏子惟濬。字禹入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

宴之。資賚甚厚。賜俶劍履上殿。書詔不名。命與晉王敘昆弟之禮。俶固辭。乃止。留兩月。遣還。賜以一黃紙。封

識甚固。戒備日。遂中宜。及敗之。則皆羣臣乞留。俟章疏也。俟益感懷。

三月。帝如西京。夏四月。郊大赦。帝以江表底定。方內大同。欲西幸。以行郊禮。三月。如西京。次鞏縣。遂拜安陵。

宣祖賜河南今年田租之半。奉陵戶復一年。至洛陽。四月。祭天地于南郊。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離。

亂。不圖今日。復觀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者。祭畢。大赦。宴賜親王羣臣。有差。

還宮。帝欲留都洛陽。羣臣咸諫。弗聽。晉王光義言其非便。帝曰。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光義問其故。帝

曰。吾欲西遷。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光義曰。在德不在險。力請還汴。帝不得已。從

之。因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曹翰屠江州。殺江南守將胡則。江南州郡皆降。獨江州指揮使胡則。殺刺史謝彥賓。集眾固守。曹翰圍之。四

月餘。則力屈被執。翰殺之。因縱其兵。悉取貲財而屠其民。

秋八月。遣侍衛都指揮使党進。率兵伐漢。九月。敗漢兵于太原。還救之。帝命党進潘美楊光美。并州人。後避

名牛思進。福州無米文義率兵分五道以攻太原。又遣郭進。深州博野人等分攻忻代汾沁遼石等州。所向克捷。

進敗北漢兵于太原城北。漢主急求救于遼。遼主遣其相耶律沙。字安國。其先當相要尼氏救之。

帝幸晉王光義第。帝友愛光義。數幸其第。恩禮甚厚。光義嘗有疾。帝為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灸。每對

近臣。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

弟有疾而
其療治友
變如是而

已於艾自
有專科非
他人所能
越俎親爲
燃灼豈滅
能獨病及
覺痛而引
以自灸更
無補於病
者之苦此
與唐開元
之義藥燎
髮同一不
近情理而
宋祖則尤
有甚焉者
矣
節用愛民
人君治平
夢道無過
於是至云
爲天下守
財何其見
之小哉此
與俗所謂
看財奴何
以異乎無
識者或以
爲格旨然
二典三陳

冬十月帝崩晉王光義卽位。是爲太宗

癸丑夕帝崩於萬歲殿。帝孝友節儉。質任自然。不事矯飾。一日罷朝坐便

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曰。爾謂爲天子容易耶。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宮中葦簾緣用青布。常

服之衣。澣濯至再。永康公主。帝之女。嘗衣貼繡鋪翠襦。帝曰。汝服此。衆必相倣。禁之一日。勸帝以黃金飾肩與

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飾以金銀。力亦可辦。但念我爲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尤注意刑辟。嘗讀二典。嘆

曰。堯舜之罪四凶。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定爲折杖法。以遞減流徒杖笞之刑。自開寶以來。犯大

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惟賊吏棄市。則未嘗貸。及是崩。晉王在南府。宦者王繼恩中夜馳詣府邸。召王

入。薛應旂通鑑宋后見晉王遽呼曰吾母子之命俱託於王王甲寅王遂卽位。號宋后曰開寶皇后。明年遷

之西宮。李燾長編云王子帝不豫夜召晉王屬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所

山僧野史說本無稽且書作於孝宗之世去開寶時幾二百年傳聞曖昧豈足爲據乃竟採而錄之於是元

略摘數語以示傳疑李東陽等通鑑纂要因之今據宋史宦者王繼恩傳太祖崩夕太宗在南府繼恩中夜馳

詣府邸請太宗入是太祖崩夕太宗方入何來燭影斧聲之事長編又以太祖崩於壬子夜而宋史太祖紀大

書癸丑夕帝崩今一依正史爲據餘說皆不取再考宋后傳后遷西宮在太平興國二年

續綱目諸書書係之晉王卽位之下今亦依正史因史無日月仍係於此而以明年別之

以弟廷美即光美爲開封尹封齊王兄子德昭封武功郡王德芳太祖第四子爲興元尹尋詔太祖廷美子女並稱
皇子皇女以示一體
以慮多遜同平章事楚昭輔爲樞密使內外官俱各進秩有差

中又嘗聞
有此等語
句耶
編影斧聲
千載以爲
疑案其
無可疑也
長編作於
孝宗之世
孝宗爲太
祖後故李
燾敢肆其
曖昧之辭
而綴太宗
不記顧命
爲証獨不
思至道三
年太宗亦
未嘗有顧
命是豈又
有他故耶
且宋史作
於元時元
於宋非有
所諱若長
編果有可
信當必採
之而全史
竟不一及
則其說之

十一月進封劉錫衛國公李煜隴西郡公
十二月大赦改元 改是歲爲太平興國元年

詔羣臣論列者卽時引對

初詔諸道轉運使糾察官吏 能否第爲三等歲終以聞

罷河東兵

太宗皇帝

丁丑太平興國二年續綱目發明非元年而書號正其始也春正月賜禮部進士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等及第 初太祖幸洛陽張齊賢

曹州冤句人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一下并汾二富民三封建四教孝弟五舉賢六太學七籍田八選良吏九懲奸十恤刑丙四說稱旨齊賢堅執其餘策

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帝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爲相

也至是齊賢亦在選中有司失於掄擇眞之下第帝不悅故一榜自呂蒙正以下一百九人又覆試諸科二百人盡賜及第

又開貢籍十舉至十五舉一百八十四人並賜出身擢邢九經及第九經七人不中格憐其老特賜同三傳出身凡五百餘人皆賜綠袍繡笏錫宴開寶寺帝自爲詩一章賜之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彦於科場中非敢

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爲致治之具矣 邢曷字叔明濟陰人

置江南榷茶場

二月帝更名炅

歷更不可
待言而知矣

夏四月葬永昌陵

在河南府鞏縣西南

史臣曰太祖得國視晉漢周亦豈甚相絕哉及其發號施令名儒大

與世休息迄於不乎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傳之子孫世有典則規模可謂遠矣

冬十月初權酒酷

十一月丁亥朔日食既

戊戌三年春二月立崇文院

初置三館

宋史職官志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爲三館

於長慶門北謂之西館帝臨幸惡其陋命有司於

昇龍門東北樹立三館至是成賜名崇文院遷西館書貯焉凡八萬卷

夏四月陳洪進獻漳泉二州以洪進爲武甯節度使

洪進來朝因獻漳泉二州縣十四詔授洪進武甯節度

使同平章事留之汴京奉朝請諸子皆授要郡遣之官

五月吳越王俶以其地來歸詔封俶爲淮海國王

俶朝於汴會陳洪進納土而懼上表乞罷所封吳越國王

及解天下兵馬大元帥並書詔不名之命歸其兵甲求還帝不許其臣崔仁冀

字子遷錢塘人

曰朝廷意可知矣大

王不速納土禍且至俶遂決策上表獻其境內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詔封俶爲淮海國王授俶弟儀信並

觀察使俶子惟溶惟治

字世和

並節度使惟演

字希夷

惟灝及族屬僚佐授官有差又授其將校孫承祐

錢塘人沈

承禮崔仁冀並爲節度使賜賚待遇冠絕當時

尋令兩浙發俶細麻以上親及管內官吏悉至汴京凡千四十四艘以范旻

字貴參

權知兩浙

諸州軍事旻上言俶在國日徭賦繁苛乞蠲其弊從之

魯鉞不能盡忠於亡國之時乃欲守節於故主之沒後以虛言為報亦復何益無知者或以為可矜有識者更鄙其無聞耳

定難節度使李克勣卒子繼筠嗣

秋七月隴西公李煜卒。初曹彬令煜治裝煜方以亡國為念不及多取留汴資不自給帝命增給月俸仍賜

錢三百餘萬至是卒追封吳王

帝命煜故臣徐鉞撰神道碑鉞泣請曰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帝許之鉞撰碑但推言歷載有盡天命有歸而已其誓句云東隣遘禍南箕扇

疑投杼致慈親之感乞火無里婦之辭始營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又云孔明罕應變之略不成近功偃王朝仁義之行終於亡國帝覽之稱善考薛應旂通鑑煜嗣辰帝遣使賜宴宴畢暴卒蓋本龍衮江南野史今

取不

以孔宣

字不疑孔子四十四世孫

襲封文宣公

宜知星子縣

南唐鎮宋升為縣今為江西南康府治

回獻所為文帝召問孔子世嗣遂命襲

封宜因言歷代以聖人之後不預庸調周顯德中遣使均田遂抑為編戶詔特復其家

冬十月置內藏庫帝幸左藏庫語薛居正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盡先帝每焦心勞慮以經費為念何其過

也詔改為內藏庫并以封樁庫屬焉

己卯四年春正月以潘美為北路都招討使帝議伐漢薛居正等多以為不可惟曹彬力贊之帝意遂決乃以

潘美為北路都招討使帥崔彥進李漢瓊劉遇曹翰米信

本漢族

田重進

幽州人

軍分四面攻太原城又以判邢

州郭進為太原石嶺關

注見前

都部署以斷燕薊援師遼遣達噶拉美

遼扈從官按達噶拉美舊作撓馬今改正

長壽來言曰何

名而伐漢也帝曰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故不然惟有戰耳

初以石熙載

字凝績洛陽人

僉書樞密院事

僉書之名始此

新渾儀成。司天監生張思訓。巴中本唐李淳風梁令瓊之法。創式以獻。製於禁中。日月行度。成於自然。不假

人運。比舊制尤為精妙。命置文明殿東南鼓樓。擢思訓為渾儀丞。

二月。帝自將伐漢。帝欲以齊王廷美掌留務。開封判官呂端言於廷美曰。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

賢。當表率。扈從。若掌留務。非所宜也。廷美遂請行。帝許之。以沈倫為東京留守。王仁贍為大內都部署。

三月。濟救漢都部署郭進。邀擊於白馬嶺。在沂州西南大敗之。漢求救於遼。遼遣耶律沙為都統。冀王迪里字巴爾斯

未成列進薄之。迪里敗死。會耶律色珍。字韓隱。裕悅赫魯孫。按裕悅遼貴官。象公師坐而論議。色珍舊作糾軫。裕悅舊作于越。赫魯舊作曷魯。今並改。兵至。進引

師退。沙得免。田欽祚護石嶺屯軍。恣為姦利。進不能禁。屢形於言。欽祚懼之。進武人。剛烈。戰功高。欽祚欲殺。加陵侮。進不能堪。遂縊而死。欽祚以卒中風眩。聞帝悼惜。良久。肅安國節度使左右。皆知而無敢言者。

等詔以牛思進代之。

夏四月。行營都監折御卿。德慶子取漢岢嵐軍。今太原府岢嵐州。宋曰岢嵐軍。太平五年。置此。舊取岢嵐軍。乃史臣追敘之文。御卿分兵攻岢嵐軍。下

之。遂取嵐州。注見前

漢城隆州。注見前威勝軍。宋置。今使解州。洛州。臨等攻破之。漢人于隆州。依險築城。以拒。帝遣解州折彥質等

先發兵圍之。繼遣尹勳。開封浚儀人往城遂陷。

帝至太原。督諸軍圍城。五月。漢主繼元降。詔賜爵彭城郡公。潘美等屢敗漢兵。進築長連城。圍太原。漢外援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

仁者之師
救民水火
今乃縱火
害民是誠
何心況攻
國未下時
尙慮城陷
面殺傷者
衆因以宣
諭招降此
門不此及
者獨非義
所不忍害
之良民乎

不至餓道又絕城中大懼帝至督戰益急城無完壁帝慮城陷殺傷者衆詔諭繼元降使者至城守陣者不

納帝親督諸將士進薄城下列陣於前陣甲交射矢集城上如蝟毛五月漢指揮使郭萬超踰城出降繼元

親信之臣多亡城中危急帝復詔諭繼元連降當保終始富貴詔雖入城而諸將銳攻不可遏帝尤慮城陷

害良民磨兵少却繼元乃夜遣客省使李勳奉表乞降詔許之因至城北張樂宴從臣於城臺明日繼元率

官屬縞衣紗帽待罪臺下帝釋之賜襲衣玉帶召使升臺繼元叩首謝罪詔授特進檢校太師右衛上將軍

封彭城郡公賜賚甚厚命祠部郎中劉保勛字修業河南人知太原府凡得州十軍一縣四十一帝作平晉詩命從

臣和又授漢相李惲字孟深陽武人續綱目宋元通鑑俱誤作李惲今依宋史改正以下官有差劉繼文奔逸遠封爲彭城郡王久之卒

徙太原民于并州詔毀太原舊城改爲平晉縣以榆次漢置今屬太原府爲并州遣使分部徙太原民居之縱火

焚太原廬舍老幼趨城門不及焚死者甚衆

帝發太原六月遂伐遼圍幽州秋七月與潯耶律休格字遜霄南院領勒金烏蘇之子按休格舊作休哥額勒金舊作夷離革烏蘇舊作縮思今並改正大戰

於高梁河在順天府宛平縣西水經注高梁水出薊城西北即此今爲玉泉山水所經上有橋敗績乃還帝旣滅漢欲乘勝取燕薊諸將以師罷餉匱

不欲行崔翰字仲文京兆萬年人獨曰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取之易帝意決遂發太原六月次東易州宋史太宗

紀丙寅次金臺頓丁卯次東易州金臺頓今清苑縣遼刺史劉宇以城降留千兵守之涿州判官劉原德亦

以城降進次幽州城南遼將耶律希達孟父楚國王之後按軍於城北帝攻走之命宋渥窪彥進劉遇孟

元詰祖之分兵四面攻城圍之三周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遼將多降七月遼順州薊州皆降耶律學古字

遼伊爾爾格悅佳之庶孫按伊伊爾時守燕悉力禦之不能支城中大懼遼遣耶律休格救燕時帝與遼將耶律

沙大戰於高粱河沙敗將遁休格兵適至與耶律色珍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帝大敗死者萬餘人帝引師南

還休格追至涿州帝急乘驢車走免喪資械不可勝計乃命孟元詰屯定州崔彥進屯關南劉廷翰開封人

李漢瓊屯真定而還以石守信劉遇從征失律貶之自是遼好遂絕

定難留後李繼筠卒弟繼捧嗣

八月皇子武功王德昭自殺初德昭從帝征幽州軍中營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帝聞不悅及還

以征北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為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帝聞之驚悔

往抱其尸哭曰癡兒何至此耶追封魏王諡曰懿

九月遼寇鎮州都鈐轄劉廷翰等合擊大破之遼遣南京留守韓匡嗣延德之子與耶律沙耶律休格侵鎮州報

圍燕之役軍於滿城本後周永樂縣隋敗滿城今屬保定府西方陳官軍詐降匡嗣欲納之休格曰彼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

衆待之匡嗣不聽俄而劉廷翰陳於前崔彥進潛師躡其後李漢瓊崔翰趙延進澶州人兵繼至合擊之遼

軍大潰追至遂城注見斬獲萬計匡嗣棄旗鼓遁去獨休格整兵而退

以楊業為代州刺史業即漢建寧節度使劉繼業帝克太原聞其勇召見復姓楊氏止名業以其老於邊事

軍中謀立德昭並無形迹可指或謂人構讒揣測猜嫌而為之亦未可定太宗遽責以汝自為則德昭雖欲不死而不能可知太宗傳子私念不待趙普贊成而早定於胸中矣

拜代州刺史業嘗戰號楊無敵

冬十月進封齊王廷美為秦王 論平漢功也文武諸臣進秩有差

戊辰五年春二月定差役法 太祖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耆長工手壯

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令 自衙前至手力等皆第戶高下以充所謂職役也續綱目以人力之人係承符去手力之力為力手殊誤今依宋史食貨

志及文獻通考改至是從京西轉運使程能請定諸州戶為九等上四等充役下五等免之後有貧富隨時升降

三月魏公劉銀卒 銀有口辯帝之將伐北漢也宴近臣於禁中銀進言曰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偽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朝願得執挺為諸國降王長帝大笑至是卒追封南越王

楊業敗遼兵於雁門殺其將蕭綽里特 舊作咄李今改正 遼兵十萬寇雁門業領麾下兵百騎自西陁 關名在代州西北即雁門

關西出至雁門北口南向擊之遼兵大敗殺其節度使駙馬侍中蕭綽里特自是遼畏業望見旌旗即引去

主將多嫉之或潛上謗書帝皆不問封其書付業

交州亂秋七月命蘭州團練使孫全興等將兵討之 交州丁部領及其子璉相繼死璉弟璿權行軍府事年

尚幼大將黎桓幽璿別館而代領其眾時知邕州侯仁寶 璿之 趙普女弟之夫也盧多遜與普有隙出仁寶

於邕九年不代仁寶恐因循死嶺外乃上言陳取交州之策帝喜將驛召仁寶多遜遽奏曰交州內擾此實

天亡之秋但先召仁寶其謀必泄蠻寇預為之備未易取也不如密令仁寶經度其事發兵長驅勢必萬全

宋太宗皇帝

帝以爲然。以仁寶爲交州水陸轉運使。孫全興。劉澄。賈湜等並爲都署。將兵討之。全興等由邕州。澄湜等由廉州進。桓聞。乃遣使爲璿上表求襲位。帝不許。

冬十月遼寇瓦橋關十一月帝自將禦之次于大名遼軍退乃還遼主賢圖瓦橋關耶律休格帥精騎渡水而戰官軍大敗休格追至莫州十一月帝自將禦之時關南諸將已破遼兵帝次大名諸將復戰於莫州敗績會遼主引去帝欲遂取幽州李昉力陳其未可乃詔曹翰部署諸將而還帝既還京議者皆言宜取幽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將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則邊鄙甯而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土角戎狄之勢而已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民既安則戎狄斂衽而至矣

十二月。還以耶律休格爲裕悅。休格智略宏遠。料敵如神。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卒樂爲之用。

辛巳六年春三月皇子興元尹德芳卒贈中書令岐王惠

罷交州兵。交州行營破賊于白藤江口。在今安南國海東府界江之入海處亦曰白藤海口獲戰艦二百。於是知邕州侯仁寶率軍先

進孫全興等頓兵不行仁寶戰死會炎暑軍士多死轉運使許仲宣字希彙晉州人以聞詔班師斬劉澄晉溫人於軍

徵全興下獄已而棄市考宋史孫全興於是年二月徵下獄十一月棄市續綱目於三月即書徵孫全興棄市非是今依宋史改

夏六月薛居正卒。居正輔相十八年。寬簡不苟察。衆論賢之。及卒。帝親臨其喪。爲之流涕。居正子維。素無行。帝存問其家。因

曰不肖子安在願節否不克荷先業奈何惟吉伏喪側懼親不敢起自是盡革故態讀書親賢士飭善其後帝數委以大藩所至稱治

秋七月遣使如渤海。初遼取渤海扶餘城置東丹府。至是帝將大舉代遼遣使賜其王詔書令發兵以

應約滅遼之日。幽薊土宇復歸中朝。朔漠之外悉與渤海無至者。帝又以詔賜定安國王定安本屬

得詔令張犄角之勢王大喜會女真遣使入貢持表來上帝優詔答之付女真使者令賫以賜焉

九月乙未朔日食

左拾遺田錫字表聖嘉州洪雅人上疏言事詔嘉獎之。錫好言時務既居諫官即上疏獻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

四。其略曰王師平太原軍功猶有未賞願因郊禋錫賁駕馭戎臣此要機也。交州瘴海得之如獲石田願罷屯

兵此大體之一。今諫官不開廷爭給事中不開封駁左右史不開升陞記言動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

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書輪奐尙書無廳事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貢

院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度願別修省寺用列職官此大體之二。按獄帝覽疏優詔答賜錢五十萬

官令柳師範實有定式今以鐵爲枷於法所無去之可也此大體之三。續綱目盧多遜專政羣臣章奏必先白多遜然後敢通又必於閣門署狀云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榮錫遣書

多遜乞免暑狀多遜不悅出錫爲河北南路轉運副使錫因入辭直進封事宋元通鑑同考宋史太宗紀及錫

本傳錫上事在爲拾遺時非轉運使入辭所奏其貽書宰相乃趙普非多遜也今依帝紀書綱採傳作目

以趙普爲司徒兼侍中。普奉朝請累年盧多遜益毀之謂普初無立上意普鬱鬱不得志會晉邸舊僚柴禹

錫字元圭大名人趙鎔字化鈞滄州樂陵人楊守一字象先其先洛陽人後徙宋鄭間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疑以問普普因言

願備樞軸以察奸變且自陳曰臣忝舊臣爲權倖所沮遂備道預聞昭憲太后顧命及前朝上表自訴等事

帝發金匱得舊書及覽普前表因召見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知四十九年非矣乃拜普司徒兼侍

中封梁國公

初田錫既以上疏受賜或勸少晦以遠讓忌錫曰事君之職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爲一賞奪耶及趙普復相令有司受羣臣章奏必先白普錫遣普書以爲失至公體普引咎謝已而錫出爲

河北轉運副使

置京朝官

宋史職官志凡一品以下常參者謂之朝官秘書郎以下未常參者謂之京官

差遣院

舊制京朝官屬吏部國初以來皆出中書至是詔

京朝官奉使從政於外受代而歸者並令中書舍人考校勞績品量材器以中書所下闕員引對而授之謂之差遣院

壬午七年春三月癸巳朔日食

罷秦王廷美爲西京留守夏四月以柴禹錫爲樞密副使或又告廷美欲因帝幸西池爲亂遂罷廷美開封

尹以上變進禹錫樞密副使楊守一樞密都承旨趙鎔東上閤門使初昭憲太后遺命以次傳位事具故帝

卽位之初命廷美尹開封而德昭德芳等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天沒廷美始不自安他日

帝以傳國意訪之趙普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

以竇儼

字日章郭贊字仲儼開儼之弟郭贊封襄邑人

參知政事

初帝尹開封儼爲判官以推官賈琰候諛于坐叱之曰賈氏子巧

言令色豈不愧於心哉衆皆失色帝因重儼之直至是謂儼曰賞卿之叱賈琰也

勅秦王廷美就第流盧多遜于崖州沈倫罷趙普既復相多遜不自安普屢諷令引退而多遜貪固權位不

能決會普廉得多遜交通秦王事帝大怒責授兵部尙書越二日下御史獄命翰林承旨李昉等雜治之